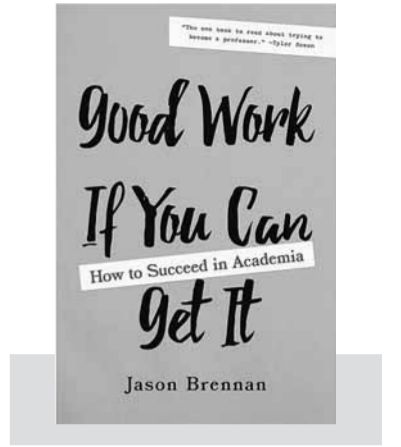


域外



“布伦南告诉读者，即使博士学位拥有者未能成为大学老师，也并非彻底失败了。他打比方说，大学教职若是钉子，博士学位就是砸钉子的锤子。只要你拥有锤子，砸什么不行啊？在美国，博士学位拥有者的失业率只有1.7%，是很低的。”

学界成功宝典

■武夷山

2020年5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Jason Brennan (杰森·布伦南) 的著作《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 How to Succeed in Academia》(本文作者译为“你有本事谋得大学教职吗：如何在学界取得成功”)。本书虽然是针对美国读者的，但其中的一些理念具有普遍意义。

2020年，美国约有8万名学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几乎所有的博士生都说，今后打算去学术界工作，但多数人肯定会很失望的。历史数据表明，攻读博士学位者中约一半将中途打退堂鼓或拿不到博士学位，多数博士生永远拿不到大学的全时教职。于是，博士生难免很迷茫。

在本书中，布伦南结合个人经历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给博士生指点迷津。他描述了大学研究生院和学术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毫无保留，事无巨细地回答了有志于学术岗位者关心的各种问题。

如：我该去研究生院就读吗？去后该做什么？读博需要花多少钱？我值得花这笔钱去追求博士学位吗？有什么样的就业岗位在等待博士学位获得者，谁能够入职？从未拿到全时教授职务的人是什么结果？需要付出什么努力，才能持续地发表较多的高水平论文？怎么才能做到同时讲授多门课程？怎么才能成为研究生院中的成功者？“不发表则出局”机制是怎么回事？教授能挣多少钱？大学的教职遴选委员会看重什么样的素质？他们对哪些东西不感冒？我怎么了解哪些期刊和哪些出版社比较重要？如何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布伦南告诉读者，即使博士学位拥有者未能成为大学老师，也并非彻底失败了。他打比方说，大学教职若是钉子，博士学位就是砸钉子的锤子。只要你拥有锤子，砸什么不行啊？在美国，博士学位拥有者的失业率只有1.7%，是很低的。

他在书中写道：“作为研究生，你获得的培训就是奔向学术奥运的。你想获得一个大学教职，就要与你所在领域全世界最优秀的300到1000名学者进行竞争，其中最弱的竞争对手也凭借其体面的毕业证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你的最强竞争者在研究学院的5年(甚至更久)时间里已经讲授过新颖的课程，在同行审稿的顶级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结识了世界各地的同行，其简历列举的业绩比大多数助理教授的简历还要亮眼。他们在研究生院里接受的全部专业培训都是为了获得你也想争取的那个学术岗位。因此，要想获得那个岗位，你不仅要实实在在地比你强，而且得在书面应聘资料上显得比你强。”

他补充说：“请记住，我并非可现状。也许，研究生们如此深度、如此早期地进行专业化发展是令人遗憾的。也许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反常影响，或是反映了围绕稀缺资源的“军备竞赛”。也许不是这样。不过，本书谈的是在现实的学术界里如何胜出，而不是在应有的、理想化的学术环境里如何胜出。”

总之，无论是对于打算去研究生院就读的人和已经在研究生院就读的人，还是刚开始在大学任教的人，或是给研究生提供咨询指导的人，本书都具有指南作用。

书评者批评说，本书主要讨论了顶尖大学里的情况，而没有谈及多数水平一般的大学。事实上，在多数大学里，只要你的博士论文能出书，只要你在系里多交朋友别树敌，总归能得到终身教职的。

本书作者布伦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战略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他迄今已经有10本著作问世，包括2019年6月出版的《Cracks in the Ivory Tower: The Moral Mess of Higher Education》(象牙之塔的裂缝：高等教育的道德困境)，2018年出版的《When All Else Fails: The Ethics of Resistance to State Injustice》(当所有其他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论反抗国家不公正之合乎伦理)。

布伦南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深知学术成功需要在一些细分领域里出类拔萃，但他也懂得广植人脉的重要。他的这本新书的内容表明，他确实不是书呆子。

《魔仆与泥人——什么不是科学》，潘涛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定价：56元



不久前，科学文化出版人潘涛的文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与清华大学教授刘兵以对话的方式为该书写序，现摘编如下，有删节。

编者按

科学文化出版人与中国的科学文化

■刘华杰 刘兵

刘华杰：2019年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发表60周年。潘涛的这本《魔仆与泥人——什么不是科学》(以下简称《魔仆与泥人》)涉及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两种文化。针对这部作品，我们的对话就从科学文化出版人与中国的科学文化开始吧。

刘兵：讲到出版人，潘涛还是有些特殊性的。他是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的博士，毕业后没有从事教学研究，而是选择了出版行业，这使得他在出版界成为一个有特色且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出版人。

刘华杰：科技哲学、科技史或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或博士毕业后从事科技出版，在国内案例并不少，如中国科技大学博士胡升华、吉林大学硕士范春萍、上海交通大学博士韩建民，但潘涛仍然非常特别。他不是接近毕业时才对科学文化感兴趣的，而是更早。

另外他的理工科(生物力学)背景也显得特别，他同时对生命现象、非线性、复杂性有钻研。他独立翻译过《上帝掷骰子吗？》(《自然之数》)等，牵头翻译《从混沌到混沌》，还与我合作翻译了《渊鉴》。

刘兵：我们确实会频繁地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看到潘涛，他不像有些出版人只是来听会、寻找选题和作者，而是作为会议的报告者讲述其学术研究，比如“竺可桢与李约瑟”。因而，他可以说是兼具出版人和学者双重身份。作为出版人，他参与的出版物，可以列举出“哲人石丛书”、“八面风文丛”、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技术史》等多种在国内科学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作品。

刘华杰：潘涛是国内少有的集研究、策划、编辑、评论于一身的稀缺性人才。身为编辑，他经常阅读 Science、Nature、New Scientist 等杂

志，同时又阅读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文献。因此，他的科学文化视野非常广阔，《魔仆与泥人》中的许多文章就反映了这一点。

我还特别想强调他的案头功夫相当厉害。他对书稿的加工极为精细，对于有疑问的地方能主动查找资料加以核实，从而能够帮助作者排除许多错误，这样的好编辑真是越来越难遇到了。

刘兵：最近，他原来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负责组织编辑出版的《技术史》又要换另一家出版社出新版。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十多年前的工作的价值及其延续。

刘华杰：翻译出版《技术史》确实是件浩大工程。除了《技术史》，潘涛作为重要策划人成功组织出版的丛书还有“哲人石丛书”、“竺可桢全集”、“普林斯顿科学文库”、“八面风文丛”、“辞海译丛”等，其中“哲人石丛书”体量巨大，是科学文化出版中的精品。在国内能与从此丛书相提并论的同类科学文化丛书似乎只有“绿色经典”“第一推动”“大美译丛”，而就体量、翻译和编校质量而论，“哲人石丛书”又高出一筹。

刘兵：《魔仆与泥人》这本文集的主题，应该是“两种文化”问题。他似乎对于超越于两种文化分裂之上的“第三种文化”颇为期待。但是，这第三种文化究竟是什么？在有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争论中，包括争论的发起者斯诺在对两种文化分裂问题的提出和后续的讨论中，其实是更偏向于科学一边的。而后，在其他人的讨论中，甚至在今天这一争论的延续中，这种对科学文化一方更为侧重的倾向也依然存在。这样一来，两种文化各自的价值就变得不那么对等

了。对此，不知道你怎么看？

刘华杰：“两种文化”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其实远不止两种。现在，在两种文化或多元文化中，各方处于不对称的状态，其中科学文化一家独大，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说到底，科学是一种认知手段，模型化是其基本方法，而建立模型不可避免地要大大简化真实世界、生活世界的场景。科学的成果，部分反映了大自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关系，但它们是基于局部简化得出的结果，通常对于局部情况有效。至于全局和长远，那从来不是科学真正在乎的，或者表面上在乎实际上因无法操作而未加考虑。

除了科学文化，其他文化能够考虑更大的局部以及更远的将来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其他领域的量化要求相对低，其他领域提供的建议更多地在于保持系统的稳定性而不像科学那样特别追求创新。

可以简略地讲，科学文化提供了天人系统不稳定性的一支，而非科学文化则提供了稳定性的一支。这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就天人系统的长久生存而言，稳定性与不稳定性两者都是需要的，缺了谁也不行，特别是，不能只讲不稳定性。潘涛的这部文集多处涉及“两种文化”问题，他的处理应该说还是比较老练的。

刘兵：你从稳定性和不稳定性角度来讨论科学文化与非科学文化，既与你和潘涛共同关注的系统论和复杂性研究相关，也是很有创意的观点。但只是笼统地讲“非科学文化”，那么还需要更加细分一下。

其中，人文文化也许是最具概括性的一支。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把科学文化一词中的“科

不负此生的日子

■吕小勇

时令进入六月，夏季展露它迷人的风采。在你心中，夏天是什么模样？

美国自然美学大师艾温·威·蒂尔在其著作《夏游记趣》中是这样回答的：“夏天，是有芬芳苜蓿的时候，是荡秋千和玩跷跷板的时候，是吃西瓜的时候，是游泳、野餐、露营和过独立日的时候，是园艺和荷花、割草和打谷的季节。夏天是鸟类羽毛较少，毛皮动物皮毛较少的时期。整个夏天有昆虫歌唱，有香甜而成熟的水果，有无数芬芳的花朵。这是羔羊和小马、小猫和小狗成长的时候。这是垂钓的时候，划独木舟的时候，打棒球的时候。”

为了体验这样的夏天，为了全身心品味夏季里美国的山川风物，在70年前的一个六月，蒂尔和妻子内莉从新罕布什州怀特山里的弗朗科尼亚山峡出发，驾驶着他们蓝白色的车辆，开始漫游夏季的北美。

那时的北美大陆，万物正呈现出最为生机勃勃的模样。作者的旅行路线是这样的：从新英格兰的“脊骨”怀特山到大陆的“脊骨”落基山脉，沿着一系列迂回曲折的路线，用三个月的时间，跨越几千英里，穿过美国一半以上的州。作者写道：“我们就这样在六月的一个好日子出发……我们的快乐旅行开始了。”

在作者心里，美国有许多种夏天：“在大陆上的范围内，有海滨的夏天，森林的夏天，大平原的夏天，山岭的夏天。”因此，作者选择的路线是一条可以经过多种种类的夏天的路线：“会看度假的地方——湖滨，山上，北边阴凉的林中——的夏季，也会到盐滩和玉米田，沼泽地带和雨还没落到地面便给干燥空气吸掉的地方，去看看那里的夏天。”

事实证明，这是一趟无与伦比的自然之旅。

一路上，作者告诉我们许多习以为常却从未认真思考过的博物学知识：“在附近河岸顶上，在有着一片嫩嫩的绿色叶丛上边，一棵越橘树伸出它的三尖阔叶。它的树顶上长满了一丛一丛的白色花朵，到了秋天，那些白花会变成酸而半透明的红色果子，使拓荒者得以替换越橘。用它做果酱馅饼时，果冻不会像有亲缘关系的绵毛菜的果实那么苦涩。每年秋天，披肩榛鸡会像旧时的拓荒者一样，来收获这种酸味的浆果。”

一路上，也有小动物的活泼可爱、与人相亲：“这头比较不怕人、非常好奇的母鹿，开始在我们周围做半圆圈的踱步。它伸出脖子，嗅嗅空气，大耳朵向前伸呀伸的，当它一步一步前进时，它抬高好看的蹄子，毛茸茸的尾巴时时白光一闪一闪地咩咩摆动。它在徘徊，在这里那里啃食幼芽，有几次它抬头四顾，嘴里衔着一束红色的三叶草花。最后，这头毫无惧色的母鹿，从容地走进苹果树中间去了。”

这一路上，有着与自然独处的良好；当然也少不了自然哲学的体悟：还有对生命最诚恳的思考。

旅途中还可以看到洞穴里探出脑袋的场拔鼠，八月英仙座流星群曳过大草原，沼泽上萤火虫一起点亮黄昏，落基山脉高林木线上的草地仍有高山野花绽放……

在《夏游记趣》里，作者的文字结出成熟的果，里面都是阳光的味道。阅读这本书，会迫不及待地想和别人分享，作者的观察是如何激起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又是如何

他撒播了计算数学的火种

■崔继峰 李倩瑜

冯康是谁？他没有得到“两弹一星”的奖章，却是推动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幕后英雄；他没有受到刘家峡水电站截流成功后的表彰，却是破解刘家峡大坝应力分析计算难题的中流砥柱；他是著名的有限元方法创始人之一，是中国计算数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汤涛院士和宁肯先生撰写的《冯康传》，就带着我们走进了冯康这样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的生活。

与其说这是一部人物传记，不如说这是一部记载着世界数学家故事的百科全书，记载了数学起源、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等数学家们的猜想，也记录了数学发展之牛、顿、莱布尼兹和高斯等大师们的故事，并记下了冯·诺依曼、图灵和冯康等伟人们共同筑建计算数学的辉煌。

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37章节。引子部分介绍了数学和计算，这里记录了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伟大的数学家的理论和猜想，以及数学发展为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的过程。汤涛善于举例，可以将很多抽象和复杂的数学概念具体和简单化，更便于读者理解。

与大多数人物传记不同，本书开头并没有用传统的时间叙事，而是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逃亡之路开头。冯康逃亡之路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从老家绍兴，到大学时的第二故乡重庆，连接起冯康儿时的回忆和大学求学时期的峥嵘岁月。

这两部分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恰到好处，如描写冯康在火车站之间辗转时，并未出现一个“急”字，却将冯康的惶恐和慌乱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将冯康一言不发的状态描述



《冯康传》, 宁肯、汤涛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定价: 68元